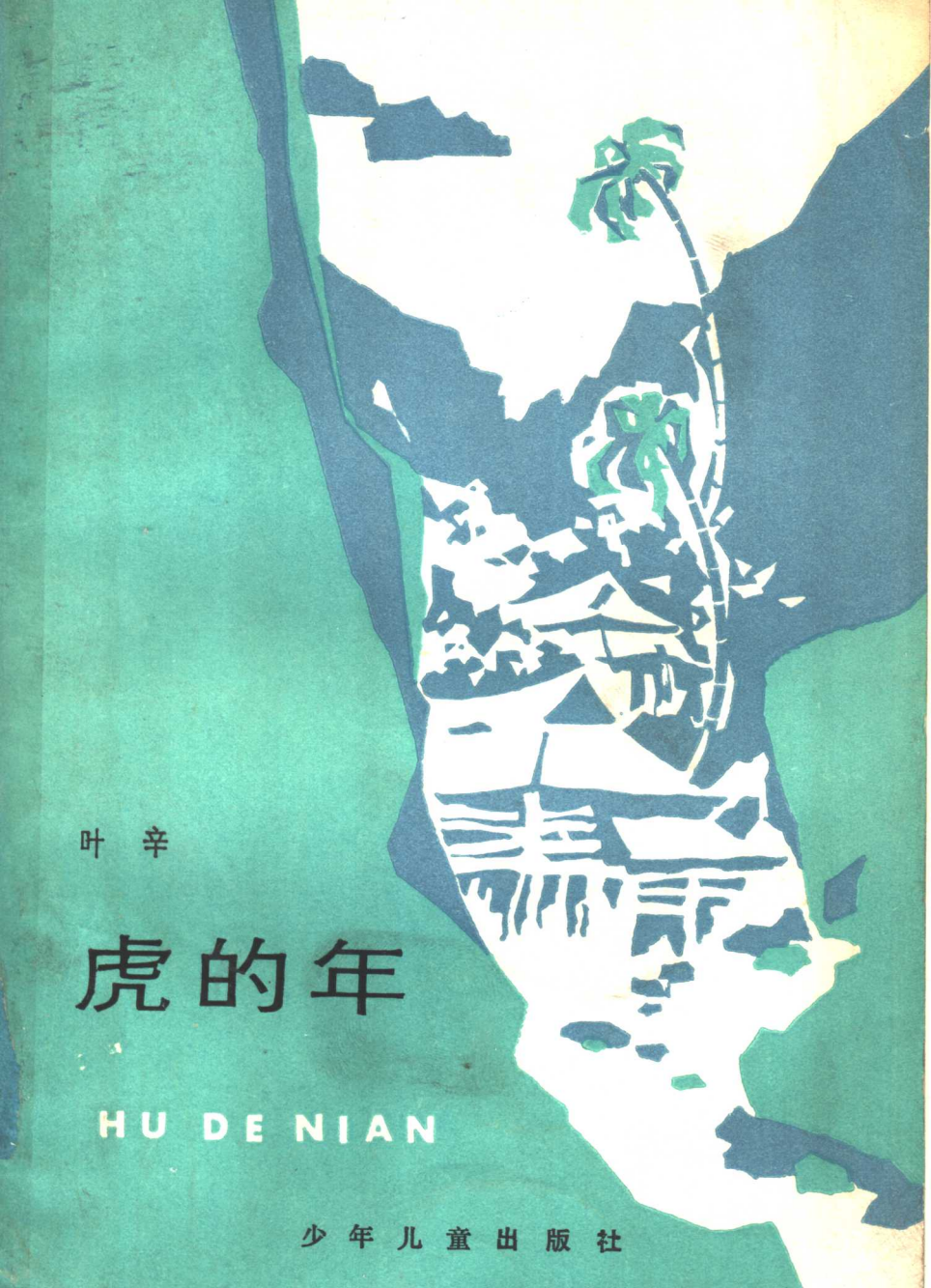


A stylized, high-contrast illustration of a tropical landscape. The background is a deep green. In the center, there is a white, angular shape representing a building or a cluster of trees. To the right of this shape, a tall palm tree with a green frond reaches upwards. The overall style is graphic and modern.

叶 辛

虎的年

HU DE NIAN

少年儿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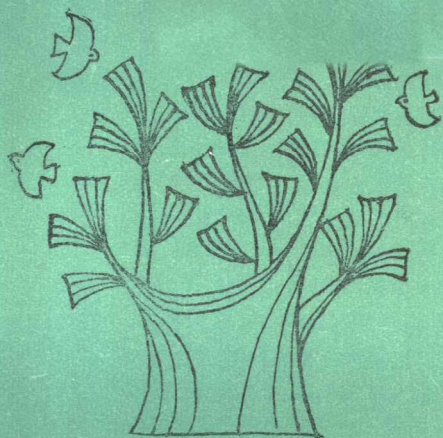


“虎”

虎的年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教材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教材



虎 的 年

叶 辛

少年儿童出版社

封面 王成城

插图 袁雨德

虎 的 年

叶 辛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省宜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261,000

1985 年 5 月第 1 版 198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统一书号: R10024·4281

定价: 1.65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解放初期苗族少年的命运和斗争的长篇小说。

故事发生在虎的年——一九五〇年。以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清剿顽匪为背景，小说从反动势力制造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地区，通过选拔赴京参加建国一周年庆典的少数民族代表事件，描叙了一场激烈、惊险的阶级斗争，刻画了小主人公苗家少年冈洛的艺术形象，和解放军指战员宋山、万林，苗民芦笙爷爷、冈洛阿妈、依谷、尼亚司，以及在伪装掩护下与人民为敌的汉、苗反动分子胡廷仁、杜岂老爷、麻三等一系列人物形象。这里有小主人公种种出人意表的遭遇，如落入魔掌的危厄，逆境中的苦恼和奋不顾身，有苗家青年男女充满血泪的苦难与反抗，也有解放军紧张艰险的战斗和可泣可歌的英勇献身……

少年读者可以从这个动人心魄、曲折多彩的故事，看到新中国诞生时期我国西南地区特殊的社会风貌，看到苗族少年一代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和人民一起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英雄史迹——一页用血和火写成的历史。

目 录

引 子	震惊天地的血案	1
第一章	可怕的鬼火	31
第二章	隔墙听到的话	65
第三章	密林中的女凶手	86
第四章	必须杀死他	112
第五章	落进魔掌	125
第六章	救人似救火	144
第七章	小试锋芒	161
第八章	紧箍咒	175
第九章	乍然而起的谣言	201
第十章	一波三折	231
第十一章	尼亚司	263
第十二章	北斗星，亮晶晶	279
第十三章	心愿	295
第十四章	血，依谷的血	309

第十五章	黑波浊浪	324
第十六章	山路弯弯	350
第十七章	潮落潮涨	366
第十八章	策划	380
第十九章	用鲜血换来的	400
第二十章	激战	422

引 子 震惊天地的血案

蓉安江中流的不是水，
是苦难苗家的血和泪。

——摘自苗家古老的民间故事

鸡的年，也就是冈洛记忆中永难磨灭的一九四五年。

这一年，蓉安江边的蓉江镇上，发生了一起震惊天地的血案。

那一天中的情景，就象斧劈刀砍一般，深深地印在冈洛的心田里。

那是巍巍苗岭山区一个秋雨霏霏的早晨。

满了十岁的冈洛头一次跟着阿爸阿妈去蓉江镇赶场。

绵绵的秋雨已经下了好几天，米色的浓雾笼罩着远山近岭的座座峰峦。崎岖的山道上，好似擦了油，不管是上坡、下山还是走泥巴路，都很难走，一不小心就要摔个仰面朝天。冈洛背着沉重的竹篾背兜，光脚板上糊满了泥巴，一步一打滑，摇摇晃晃地跟在阿爸阿妈后头赶路。

快到久已盼望的蓉安江镇了，累得气喘吁吁的冈洛刚

刚仰起脸来，用右手扶住脑壳上歪斜了的细竹篾大斗笠，便看见泥泞满地的路上急风般跑来一个年轻姑娘，用清脆急促的苗话对还没进镇子的赶场客们“呱呱呱”地叫道：

“快打回转吧，快打回转吧，莫进镇子里去呀，去不得呀！”

看到姑娘一脸的惊慌，来赶场的老带年^①、中年汉子、妇女、小娃崽全都收住了脚步，纷纷歇下手中的挑担、肩上的背兜、挽着的提篮，七嘴八舌地朝着报信的姑娘探问：

“出啥子事情了？”

“逢五赶场^②，天经地义，咋个进不得镇子哩？”

“莫非苗家连个场也赶不得了？”

“你快给我们说说吧！”

姑娘脸上惶惚不宁，她蹙着眉头，向来路上的苗家连连摆着手，一迭连声地说：

“你们不晓得呀，势头凶得很！老布娃^③的兵封了镇子哩，看样子，今天要出事！”

“为啥要封镇子？雷公发怒还有个兆头呢，他们凭啥封镇子？”人群中冈洛的阿妈，一个火爆脾气的中年苗家妇女，急躁地叫嚷起来，“同他们说个么二三去！”

报信的姑娘这才面对赶场的同族乡亲，详详细细地说起来：

① 老带年，苗话，指老年人。

② 在苗岭山区，集市墟场，逢五赶场，即五日、十五日、二十五日赶场。也有一个星期赶一次场的。

③ 老布娃，苗话，指汉族。

“哎呀呀，我也说是晴天扯火闪，好怪呢！老布娃的兵丁们说了，几天前，奉了啥子上峰的命令，出了告示，说是要给我们苗家啊，布依啊，水家、侗族、仡佬族呀，统统改装，把我们的衣衫裙子全脱下，换穿汉族人的服装。换了装的，站到镇上大草坪去照相。要是不穿汉族服装，就不能上街赶场，不能出外行走，连串亲戚、回娘家、做买卖都不成！”

报信姑娘的话刚刚说完，她身前的一大群苗家千人^①就吵吵嚷嚷地叫起来：

“哎呀，天地都翻个儿了！”

“从来没得听到过这样的事！”

“粮、债、捐、税，多得象坡上的茅草，现在又出新花样了！”

“还让不让人活啊？”

“真是越逼越没得穷人的活路啦！”

“这可咋个办好呀，唉！”

趁着大人们众说纷纭，议论不休的时候，冈洛把勒得他两肩生痛生痛的背兜放下地来，随手把脑壳上的斗笠除下来，严严实实地盖住背兜。他累坏了，背着二三十斤莫芋和干辣角，走了二十多里溜滑溜滑的泥巴山路，脚底板青痛青痛，小腿肚上象绑了两个铁球，挪几步都感到酸痛。真没想到，往天那么想来的蓉江镇，竟是这样远，来的路上又是这样没有趣味。好不容易来到了镇外，又封了镇子，不让进，叫人多晦气呀。冈洛听着大人们的话，手不由己地摸摸

^① 千人，苗话，即穷苦人。

身上的衫裤，他的一身苗家衣衫裤儿都被雨淋湿了；要照他们这么说，自己不是也不能进蓉江镇去了嘛！

“我不信！”冈洛家阿妈又粗声粗气地叫着，“他们老布娃兵丁一口就能把天咬下来！由得他们说的去做，苗家吃蕨巴①过日子也得遭撵！”

报信的姑娘误会了冈洛阿妈的话，响亮地拍了拍巴掌说：“嫂子，你不信，就到桥头上看看吧！那些灰狼皮兵丁，都在镇子上站着哩！”

年轻姑娘这一说，几十个赶场的苗家，都先后涌上了蓉江镇外那座高高拱起的麻石桥上，踮起脚跟，伸长头颈向蓉江镇口子上望去。

牛毛般的细雨中，两个背着步马枪的国民党兵，披着雨衣，站在镇口。一个手叉着腰，一个叼着烟，正在对十几个要进镇子去的赶场苗家说着啥。远远望去，一个穿着苗家服装的老带年，留着把灰白的胡子，被国民党兵丁狠狠一推；那兵丁又顺势一脚，将老人随身带的背兜踢翻了，背兜里的菜蔬、果子全打落在泥浆地上。

看到这情景，石拱桥上准备进镇去赶场的苗家干人们都唉声叹气了：

“唉，莫法罗！”

“也是该着我们倒霉哪！”

“劫数到了，劫数到了！”

“破房子几头逮，咋个也要倒塌。你们想想，税款，是他

① 蕨巴，一种既能拌饭又能当菜吃的野菜。

们四大院子的客家老爷摊派的，到期不付清要抽筋剥皮；现在封镇子，又是客家兵丁干的。真叫我们无路可走了！”

苗家干人们轻吁长叹的话语，象牛毛细雨飘洒在冈洛的衣衫上一样，深深地落在冈洛刚满十岁的小小心尖上，冰冷冰冷的。

要不是为了赶交“民国五十三年”的税款，阿爸阿妈肯让他来赶场吗！从六七岁起，阿爸阿妈每回出来赶场，冈洛总要象小鸡崽撵老母鸡似地迫在阿妈身后，哭丧着脸，苦苦地央求着：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让我也去吧，我要吃热的甜泡粑！”

阿爸阿妈一赶场，冈洛在屋头领两个小妹妹，只能吃冷冰冰的苦荞粑。不知哪一次，冈洛听寨上的一个大叔说，蓉江镇上的泡粑热乎乎、甜蜜蜜，好吃得很。他就把这也提出来作为想赶场的理由了。

对冈洛的要求，阿妈总是毫不容情地一沉脸，跺脚喝斥着说：

“赏你两耳巴哟，你再闹！再闹！再闹就打断你的脚杆，让你一辈子走不得路！”

冈洛晓得，阿妈的脾气不好，暴得很。月潭寨上的伯妈、叔娘们总说她的性子，象是砂锅头炒熟了的栗子，一来就蹦。她说到做到，要是冈洛再敢死皮赖脸地闹一闹，阿妈真会搁下背上肩头的背兜，操起一根粗木棍，向冈洛脚杆上打来。尽管阿妈只有冈洛这么一个男娃儿，可她打起来照样

不容情。因这个缘故，阿妈瞪起了眼睛，冈洛就不敢吱声了。只好缩缩脑壳，瞅着阿爸阿妈的背影，远远地走离月潭寨，走到闹热的、对幼小的冈洛来说是充满着神秘意味的蓉江镇上去。

因此，满了十岁，冈洛还没到蓉江镇上赶过一回场。这一次，倒不是阿爸、阿妈改变了主意，实在是无法，阿爸、阿妈才无可奈何地让冈洛也背着装满莫芋、辣角的背兜，冒着绵绵秋雨，费劲地跑二十几里地到蓉江镇上来。

这一点，冈洛心中也明白。

昨天擦黑时分，被苗家干人们私底下叫作黄鼠狼脑壳的月潭寨苗头杜岂老爷，带了两个撵山狗儿，推开冈洛家吱嘎吱嘎发响的竹笆门，闯进了屋头，喉咙里发出象捏紧鼻子哼出来的声气说：

“民国五十三年的税款，明天到期！我可是老鸦嘴呱呱叫，天天催起的哩，从七月间催到现在九月间，你家可是分文没得交！”

阿爸和阿妈面面相觑，半晌没得吭气，直到杜岂老爷鼻子里重重地拖长声音“哼”了一声，阿妈才装作糊涂、直通通地问：

“杜岂老爷，今年是哪一年呀？我们只晓得种田下功夫，记不起了！”

“今年吗？民国三十四年！”杜岂老爷利索地答道，“糊涂婆娘，过日子管混，真是越过越憨！”

阿妈的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笑，慢吞吞地问道：“杜岂

老爷，民国三十四年，咋个收起民国五十三年税款了呢？那年头还远着呢！”

“啊？”杜岂老爷着实怔了一怔，喉咙里象被鱼骨头卡住了似的，他哼哼哈哈地怪叫了两声，顿时把黄鼠狼样的脑壳傲慢地一昂，翘起稀稀拉拉的几根黑胡子，厉声喝道：

“咋个，你这婆娘对这个还有怀疑吗？实话同你说，怀疑就是不满！不满就是反抗！反抗就是造反！你有几个脑壳？四大院子早就发下话来了，现在是国难当头，每一个国民，都要为国出力，献捐献税。你还嫌民国五十三年税款交得早啊。告诉你，过了明天，就要收民国五十四年的税款呢！”

“国难当头？”耿直的阿爸疑惑地插进话来问，“前几天，我在蓉江镇上还听说，小日本鬼子投降了嘛！”

“你的耳朵倒伸得长！”杜岂老爷凶狠狠地瞪了阿爸一眼，“日本人投降了，还要剿共呢，懂不懂，剿共，这一回收的，就是剿共捐！喔，还有、还有灶孔税，过路捐，赶场的款，还有，还有……”

杜岂老爷皱紧了眉头，自己也记不全了，他搔搔后脑勺，从宽大的衣兜里摸出一厚叠豆腐干那么大小的纸条条，手指头在嘴唇皮子上沾一点口水，熟练地拈起几张小条条说：“对了，还有禁烟罚金，禁烟罚金是一年五块钢洋，听清没得呀？”

阿妈吓了一跳：“要五块钢洋啊，杜岂老爷，你有没得弄错？”

“你耳朵聋了是不是？”杜岂老爷气咻咻地扫了她一眼，

“咋个，嫌要得少吗？”

“这可是要了我家的命了！”阿妈气冲冲地急叫起来，“天底下有这种事儿！”

阿爸走前一步，摊开左手巴掌，一句是一句地说：“杜岂老爷，你生着两只眼睛，可是看清了的，莫说我家今年没得种大烟，明年也不会种大烟！这一辈子，我家还没种过一棵那个玩艺呢！这禁烟金，讲到天边去，我家也摊不上一份呀！”

“呸！”杜岂老爷火了，弹出两只黄鼠狼一样的小眼珠，气忿忿地训斥道：“你懂个俚，收了这五块钢洋，就是允许你种大烟……”

“允许种，我们也不种呀！”

“那是你小子活该穷得锅儿倒吊起来！”杜岂老爷咧开嘴骂了，“我把话说在前头了，这种大烟的事儿，省府里有人说，不不不，那个官拜委员长的蒋、蒋、蒋……我不敢说，提名道姓的可是犯法，蒋委员长，对了，还有那个官拜行政院长的何大人^①，他是我们贵州人，又当着参谋总长，他都有话说过，说是这大烟，是贵州农村特产，要保护，许可种。只要不在大路上种就行。你懂嘅？四大院子种得好多，我杜岂老爷也跟着响应！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呀，卖出去赚大钱！你小子自己不种，是心怀不满，禁烟罚金，照样收你的！”

杜岂老爷唾沫飞溅地卖弄着他的博学和生意经。说话间，他带来的两个撵山狗儿，手脚麻利地把冈洛家的鼎罐

^① 指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何应钦。

揭过了，囤箩掀翻了，墙旮旯、壁缝缝查遍了，一个铜子儿也没得。

杜岂老爷看看一时榨不出油水，气得嘴巴里“呼呼”直喘，挺起肚皮，狠狠地说：“闲话少说，这几样税款，合起来是十二块钢洋，明天晚上之前，一定要交来！我忙得很，懒得和你玩嘴巴劲了。要交不上钱来，嘿嘿嘿，四大院子的办法，可是比鸡爪红辣椒还凶，到那时候，莫怪我这个苗头不帮着你们这些同族人啊，哼！”

说完，他“嚓嚓嚓”撕下五六张豆腐干大小的纸条条，往阿爸手里一塞，手一挥，昂起脑壳，领着两个撵山狗儿，扬长而去。

摊上这十二块钢洋的捐税，把冈洛家阿爸阿妈急坏了。他们晓得，到了明天晚上，要是交不出这十二块钱，和四大院子穿一条裤子的杜岂老爷，就会带着撵山狗儿，拿绳索来把人绑去，吊在他家厅堂间那根粗木大梁上，用篾索编的篾条抽打，打得你皮开肉绽，还非得你承认违抗法令，交付清税款和罚款才放你。

阿爸阿妈焦愁得一夜没得闭眼，合计了又合计，到了今天早上，把屋里屋外能变成钱的东西全装上。阿爸担一大挑足有二百来斤的干柴，还捎着他预备抽一年的叶子烟；阿妈背一满背兜野狐狸、岩羊、麂子皮、鸡蛋、锦鸡。还有一背兜莫芋和几斤干辣角，无人背了，阿爸阿妈才答应吵着要跟去赶场的冈洛背上这个背兜。

顺着秋雨霏霏的泥泞小路离开月潭寨子的时候，冈洛

还真有些高兴。阿爸阿妈到底答应他去老大的蓉江镇上赶场了。蓉江镇，对充满了好奇心的冈洛来说，有着多么大的诱惑力啊！他早听说过，蓉江镇紧靠着蓉安江，有三条老长的麻石街道，街两旁的店铺子里，啥子东西都有卖。冈洛整天只晓得在山山岭岭间爬坡攀岩钻洞子，进林砍柴采野果，要不就跟着芦笙爷爷呜噜呜噜学吹芦笙，他多么愿意在蓉江镇上逛一逛，看一看这个新奇的世界！

可今天真走出寨子，往蓉江镇走来，冈洛才懂了，阿爸阿妈往常为啥不让他跟来赶场。走这么长一截路，爬坡上坎，跨沟过崖，趟涧涉水，穿峡走桥，真累人啊！冈洛背着背兜，走这二十几里山路，咬紧了牙关硬挺，还歇了几次气呢。他晓得了，几年来，阿爸阿妈是因为怕累着他，才坚决不让他出来赶场的呀。

现在，费尽了力气，好不容易走近了蓉江镇，莫非真的打回转？要打回转去，换不来钱，今天晚上，杜岂老爷来逼起钱来，用啥子交呢？冈洛小小的心头，象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磨盘，憋得他透不过气了。

看起来，大人们的心情都和冈洛一样沉重、忧郁。当冈洛抬头望着他们时，他们正在悄声说着话：

“咋个办呢，民国五十三年税款，我家一文还没交，今天到期了呀！”

“是啊，要不是为交这些数不清的税款，我才懒得赶这个‘瘟’场呢！”

“不给我们赶场换些钱，今天用啥子交给那个比豺狗老